4

V
B620.78
C46.1

陳太史昭代經濟言卷之四

思皇周應選
南海秋濤陳子壯輯　浙汜仲因陳閎新參訂
天虞金階升

于謙 字廷益錢塘人景泰時官至兵部尚書贈太傅謚忠肅公

議團操疏 全

練兵壯武以振國威

夫國之所恃者兵。兵之所賴者將。將得其人。則兵無不精。兵無不精。則國威自振。而寇虜之患自平矣。臣

無如此面之精密

條理井井可稱有用學問

以庸劣叨膺重寄馭兵乖方致厪　聖慮今議得各營見操官軍已選十萬分作五營團操以備出戰每二萬人馬一營每隊五十人一人管隊每二隊又立領隊官一員每千人把總官一員每三五千又立把總都指揮一員其把隊把總大小總兵官員各量其才器高下謀勇如何而選用之使之互相統屬兵將相識如遇操練之時臣等出其不意量調一二隊點閱但喚把總管隊官姓名各官自行管領本隊軍士

法精則律嚴

得分合之妙

前來內喚出軍士一二人領管隊把總官識認是何姓名衛所却將軍人懸帶牌面上原開寫名姓衛所年貌查對若有不同就將管隊等官量情責罰仍比較弓箭牌刀長鎗等項武藝精熟者量爲獎勸生疎者一體懲治使管軍者知軍士之強弱爲兵者知將士之號令體統相維彼此相識不致臨期錯亂難於調遣大意前項團操軍士十萬合則爲一營分則爲五營萬一賊寇侵犯賊多則各營俱動賊少或分調

506547
Jy 24, 31

一二營或調一萬三五千隨機應敵其平日選定大小該管頭目已定則交戰之時多用則多調少用則少調止調該管頭目則士卒自隨平日相處既久同輩之人易以相期管事之人易以使令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比之平日混同操練不辨強弱不知號令將各營之人逐漸輳合者不同庶幾可以成功取勝又賊之所恃弓馬衝突而已賊知我火器一發之後未免載裝遲慢以此我軍放罷火器就便

如此練兵未有不能往敵者

馳突前來今若與之對敵我軍列陣外用鹿角遮護持滿以待賊若來緊堅陣不動先以弓弩對敵神銃未發先以火藥爆伏賊必謂我火藥已盡不復畏避馳馬來攻則我軍火銃火砲飛鎗火箭弓矢齊發若勢動又以大將軍擊之待賊勢動分調精銳馬軍用長鎗大刀勁弓射砍步軍用團牌腰刀一齊衝入賊陣或刺射人馬或砍其馬足臣等以身率先衝冒矢石奬勵士卒俾無退縮如有退縮者即以軍法治之

極其精密

此則臣等愚見操軍出戰分合之勢如此仰惟皇上德威遠布賊必不敢侵犯京師臣等謹當用心設法將各營已選團操并其餘軍馬一體操習整飭隊伍申嚴號令務使人馬強盛武藝精熟除團營之外另選次第精壯以備緩急調用以助團營軍威每日除演習弓馬武藝外仍令馬步軍官兼習陣法及交鋒衝突安營走陣使之耳目慣熟步驟輕捷知進退坐作之法免致臨敵畏怯失錯至如固守之法則今

深知兵法

忠肅之心武穆之心也

日士卒頗多京師城垣堅固又有陣車鹿角器具賊縱勢衆可以固守無虞但用兵之法不測如陰陽難知如鬼神貴在臨期應變難以一定而求況醜虜矯捷去來之間如飄風驟雨應敵之際必謀勇兼濟而後可以成功岳飛有言陣而後戰兵家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又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臣敢不潔己愛軍以振士氣捐軀効死以報國恩哉

議和虜疏

據鎮守大同參將許貴奏要與賊講和暫示休兵俟人馬強壯密定討伐之計臣以賊首也先自逞梟獍之雄鳥合犬羊之衆既侵犯邊境而拘留 上皇復入寇京畿而震驚 陵廟其爲讎恨庸可勝言且以和議一事論之去年秋冬之間正虜勢方張之際朝廷亦嘗遣齎金繒往使虜庭賄賂纔入於窮廬虜騎已至於關口 朝廷灼見虜情譎詐和不足恃以

灼見虜情言之忠憤激烈

故絕使不通往還惟勑邊將大修武備以勵人心固守城池相機戰守今許貴又奏講和之說切惟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中國與寇有不共戴天之仇和則背君父而忘大義此理所不可和也又醜虜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望從之則不可違之則速變此勢所不可和也苟以爲虜强難制姑從和以緩其兵臣等請質之前代宋眞宗澶淵之役契丹之衆累被我兵摧阻既盟之

宋事正可爲殷鑒援此以明必不可和足見忠亮

後朝廷尚歲輸銀絹及季世徽欽北狩中國名將如張韓劉岳之徒屢敗金師及奸臣秦檜一主和議朝廷旣割境土以與之又輸歲幣以賄之甚至降黜尊號含垢忍耻屈已從和卒至人心解體國勢陵夷無救成敗而后已援古證今和議之不足恃也明矣爲今之計莫若選將練兵養威蓄銳賊來侵則相機勦殺賊遠遁不貪利窮追萬一虜寇復有大舉入寇之謀則我兵操習有素加以將帥思奮臣等當盡死効力以圖勦滅以雪國耻必不出犬羊之下其或皇天厭亂黠虜自知數寇不利遣使入貢則量與賞賜遣回亦不拒絕若欲　朝廷先遣使臣往彼通好則示彼以弱而啓其輕侮之心萬萬不可也

備邊覆題

近該陳典庸奏稱所見逵賊經過去處草房焚燒人跡蕭疎十室九空逃亡未復追惟往事實是寒心即今五月將終天氣亢旱種子少布何敢望收恐致失

經畫處皆出精思自是元老壯猷柰何天不佑忠傾我石柱

所朝廷難盡賑濟又且各軍士微弱不堪持重衣甲器仗尚有未全倘使達賊乘虛深入雖不敢輕犯邊關未必不侵擾邊民爲今之計貴在宣揚威武慎守封疆以固國本合無於宣府大同等處廣儲糧草以謹防秋仍勅總兵官各率大軍於極邊去處屯駐邏勦切詳防邊禦寇之策固在於增兵然必食足而後可以戰守也今照宣府大同係西北重鎮合當遣將增兵協濟守備但彼處各城所積糧儲不繼

今日經邊有此密幹否

聲息警急難以支持欽命總兵石亨等往大同整飭邊備命遊擊楊能總兵范廣等往宣府巡視懷來一帶因糧草不足將廣亨等取回存留楊能在彼巡哨及遊擊石彪又將所帶官軍內威遠衛留一千馬邑留六百山陰留五百今盛暑方隆之際石亨等初回之時軍馬之勞困未甦道路之供餉未備若再選調前去宣大屯駐非惟二處糧儲愈爲耗蠹抑且虛勞士馬迄無成功及查宣府大同在城官軍亦足

此兩語足盡防邊經畧

守備而京城守禦爲重軍馬未可輕動合無移文朱謙郭登等令其整飭固守遇有賊寇相機守戰計度邀截設謀襲取以成夾攻之勢而圖勦滅之功既不許畏縮而拘於守備亦不許輕易而果於追逐務在計出萬全事無一失仍行紫荊倒馬白羊偏頭鴈門等關口守備官員及鎮守易州等處總兵等官都督劉安都御史曹泰等一體提督官軍晝夜用心巡守外爲邊境之應援內爲京師之屏蔽并令在京五軍三千神機等營總兵等官石亨楊能柳溥等嚴謹操練令秋若有邊報緊急另行陳設方畧奏　請若武藝未精士氣未振必須以身先率教閱振作諭之以大義申之以軍令使下有所感發不許姑息苟且自沮軍法及推稱軍弱自餒其志以致上下成風怠慢臨期舉手無措因而失悞大事

人君一心微乎危乎微乎危乎可畏哉

說盡小人情狀

丘濬字仲深瓊山縣人景泰甲戌庚吉士官至武英殿大學士贈太傅謚文莊公

獻言圖報疏畧 刪

人君一心攻之者衆一日萬機應之無窮揣摩窺伺覘吾意氣之所向引誘激發逢吾心志之所欲投間抵隙覘吾機變之可乘上纔略露其微機衆即據以爲倖會而入其說獻其計利其入植黨與排異已求差遣乞恩澤希爵賞覓田宅無非欲攘貨賄以肥家結親倖以固寵冒爵祿以貽後世此皆爲其身謀爲

君心一正何隙可乘

其家謀爲其親識以及所交私之人謀豈有一毫謀國之心哉　皇上誠能養心性以保天和閱經史以廣聖學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禮以絕姦邪慎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信任防一巳之偏聽納取衆人之善示淳朴以爲天下之先明意嚮以定萬民之志使夫投機伺便之人承風希旨之輩曉然皆知　上之所好尚者在乎仁義而不在功利也在乎儒教而不在乎佛老也所用度者在乎儉朴而不在奢靡也在乎省節而不在浪費也所任用者在乎賢良而不在嬖近也在乎正直而不在諛佞也則　朝廷之上如日正中仰其光影者皆知其不可隱蔽如水趨海觀其波者皆知其不可迴轉小人不敢肆其姦君子不爲人所蔽左道惑衆者不能亂聖人之教巧言詭計者不能逢　明主之意則紀綱振作治教休明風俗淳和上有餘而下無不足　國勢隆重而運祚靈長矣

議其古典可採

蜡祭議 全

大蜡之祭三代已有之在周之前夏曰嘉平殷曰清祀而在周則曰大蜡焉秦始謂之臘尋更曰嘉平漢復曰臘季冬之月星回歲終陰陽以交農大享臘臘者接也新故相接畋獵禽獸以享百神報終成之功也魏晉以後皆有其禮古之所祭者八神而已皆有功於農事者也後世所祀之神乃至於八十有五座一百九十有二位何也　本朝於古祀典所當舉者未嘗或廢惟於蜡祭闕焉蓋此祭與籍田相爲始終當東作方興之始既舉籍田之禮以祀先農於春而帥先農民以興其務本之心則百穀告成之後載舉大蜡之禮以報先嗇於冬而勞來農民以報其勤動之苦是故舉先王莫大之禮亦以廣聖君莫大之恩也

原本本末祭如此其重信不可廢

郊祀議 全

臣按分祀天地之說始見於周禮雖曰必順陰陽因

祀莫大乎天地天地猶之乎父勇合祭甚得其宜我聖祖一旦制之不疑可謂知天其得天祐至萬萬年宜哉

高下各從其類以求庶得其神之來享然天與地對皇天與后土對六經言天必與地俱孔子言郊必與社對天地並祭猶父與母同牢也豈得爲瀆乎況一年之間夏在冬前並祭天地則以爲瀆亂厖雜地先天祭豈非越次先食乎虞夏祀地之禮與其時俱不經見惟周禮祭天則用冬之日至蓋成周以建子之月爲正歲也歲正之首未遑他事首舉上天之祭至[illegible]之月乃祀地耳是蓋一代之制後世因之可也別以義起亦可也夫類於上帝經有明言舍周而從虞又何不可哉烏可以合祭之禮起於王莽而以爲不經夫事苟合義固不當以人廢我聖祖初得天下即築壇爲南北郊冬至祀天於圜丘夏至祀地於方丘一如周禮之制行之數年風雨不時天多變異乃斷自宸衷復爲合祭之禮而以正月行禮凡所謂六宗山川羣臣皆各爲壇以從祀蓋復有虞之典於四千餘載之後每正歲之吉天子躬祀天地而

以祖宗配享分命羣臣各獻二十四壇行之百年神祇享荅休徵屢應其克享天地之心而徧致明靈之格者非一日矣又按先儒謂以形體而言謂之天以主宰而言謂之帝天與帝一也周禮言祀昊天上帝而後又言祀五帝亦如之所謂昊天上帝者兼天與帝言之蓋以主宰乎天者其神之大者在此也所謂五帝者言帝而不言天蓋隨時隨方而立名其神各主宰一方之氣也漢儒不明此義附會而爲六天之說既有昊天上帝又有天皇大帝又有太一感生帝之類皆非正禮也蓋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固無二帝之禮況五六哉本朝惟於大祀殷祀昊天上帝凡所謂天皇太一五天帝之類一切革去三代以下祀典之正所僅見也

駁義甚正可破從來之妄

銓選議 全

臣按天下之事其利害得失恒相半而朝廷所立之法亦然且如資格以用人說者謂此法既立之後

資格利庸祿不利豪傑昔人曾言其弊然在用法者通之若國初不次擢賢誠足鼓舞人才而時平又不可爲式必若比議爲得其中雖然愚又慮焉平時既以資格限之臨時又以不次擢之而英氣磨莛已久則又當事者所宜再籌也

庸祿者便於歷級而升不致沉廢挺特者脫穎而出遂至遭廻則是資格不可有也然未有此法之前選司注官有老於下位三十年出身不得祿者則又似資格不可無也然則資格用人其利害得失如何嗟夫天生斯民賢智者恒少而愚不肖者恒多天下之事鉅而重者又常不若細而輕者之爲衆也是故人君爲治用天下之人以理天下之事豈不欲人人皆用其賢且智也然人品有高下事體有大小官職有崇卑不可以一律齊也於其不可一律齊之中而設官以總持之使之各得其劑量焉如權衡之稱物尺度之度物輕重長短各適其可而不倚於一偏非得其人不可也然人不常得於是不得已而任之以法焉使　朝廷常得人而任之則雖無法亦可也其如人之不常也何此古人用人貴於人法兼用也夫羣千百人之才品而決於一二人之耳目苟無簿籍之稽考法制之禁限資次之循歷而一一記憶之以掄

觀此資格似又不可無然此特考課法耳

若有殊才卓異者能不拘以此法方稱之當

必若此方妙

選之吾恐其智有所不周力有所不逮日有所不給矣而況夫僞佞詐冒請託干求那移蒙蔽奸計百出者哉由是觀之人固不可任而法亦不可定守一定之法而任通變之人使其因資歷之所宜隨才器之所能而量加任使不廢資格亦不純用資格不用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才任要重之職釐煩劇之務用資格所以待才器之小者任資歷之淺者釐職務之冗碌者其立爲法一定如此而又得公明之人以掌銓衡隨才授任因時制宜而調停消息之於常調之中而有不常之調調雖若不常而實不出乎常調範圍之外人以漸而用出類之才則不以漸官以次而升而切要之職則不以次非有大功德大才能及國家倅有非常之變決不拔卒爲將徒步而至卿相也我祖宗立法之善超越前代未嘗不用資格而有不用者焉雖若不分流品而實未嘗不分焉何則今制文職四品及在京堂上官在外方面五品以上官有缺

立法之善無踰于此

員皆具名以聞自五品以下吏部始得銓注此所謂雖用資格而有不用者也自尚書侍郎以下惟才是用雖若不分流品然翰林院國子監非通經能文者不授之其於流品又未嘗不分焉臣寮之在任也則雖推舉不次用之既滿秩到部則必考其功績按常調以用焉　祖宗良法美意有如此者此又萬世所當遵守而不可更革者也

楊守陳字維新鄴人景泰二年進士官至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謚文懿公

廟制疏　刪

祧三祖而以太祖爲始祖百世不遷至祫祭則合祭于太廟是太祖所尊者常而所

往者欽蒙勑諭以　憲宗純皇帝將祔太廟當定九廟祧遷之制命文武大臣及臣等會議臣愚無識以爲當據古禮而定七廟祧德祖懿祖僖祖三廟乃以仁祖淳皇帝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　仁宗昭皇帝　宣宗章皇帝　英宗睿皇帝　憲宗純皇帝爲七廟別爲殿於太廟之後以奉三廟神主三歲

屈者暫較之以無功之祖爲始祖而使大祖常抑其不合典禮有乖人心者不同矣

一祫以後則自仁祖及仁宗以下親盡而祧皆祧於三祖之廟而　太祖　太宗皆百世不遷庶無悖禮臣議若此衆於建別殿以藏祧主而行祫禮與臣議同惟以明詔已言九廟而難違德祖當爲始祖而不遷故但請祧懿祖與臣議異臣退而思之竊以爲詔書九廟猶或可同若德祖不祧以爲百世之祖則有不可孔子曰祖有功宗有德此萬世不易之論也天子七廟　太祖之廟百世不遷餘皆祧毀此四代帝王之成法也夫唐虞之文祖尚矣夏之世顓頊即帝而鯀無功故以禹爲始祖啓之始祖曰契周之始祖曰稷皆有大功故號太祖而郊祀配天其廟不遷漢及魏晉上祖無功皆以創業之君爲太祖李唐上祀四世謚其高祖曰宣簡公曾祖曰懿王考曰元皇帝而其祖謚景皇帝有功實號太祖趙宋亦祀四世號其高祖曾考爲僖順翼宣四祖而以藝祖開國廟號太祖凡號太祖者必以配天此皆據理以定名號以

示當祧與不遷之意矣故魏晉之廟太祖以上親盡皆祧而太祖歷世不遷時無議者唐至中宗既祧宣簡於夾室玄宗仍復宣簡而謚爲獻祖并謚懿王爲懿祖至肅宗并祧獻懿德宗又祧元帝於是太祖居第一室矣然至祫禘之時則獻祖居尊東向而太祖在昭穆之列當時人心猶歉議者紛然卒遷獻懿之祖於興聖廟不預祫祭而太祖正東向之位爲不遷之祖終唐之世無復議者宋至純宗已祧僖祖於夾

唐何不以神堯爲太祖此處尚可議

室及王安石用事仍復僖祖且定之爲始祖而居累朝祫祭所虛東向之位遷順祖於夾室當時名臣若韓維司馬光孫固王介張師顏者羣議力爭莫能回也哲宗既祧翼祖徽宗又祧宣祖而僖祖猶居尊位太祖猶列昭穆人心亦歉故高宗以來如董棻王晉之倫屢嘗論列寧宗乃用趙汝愚鄭橋樓鑰陳傅良諸臣之議并祧僖宣二祖別建四廟殿以奉祧主時惟一朱熹爭之不能勝於是太祖始居第一室而祫

祭居東向之位終宋氏不遷無復議矣此則凡號太祖而配天者必居尊位而百世不遷然後合乎典禮順於人心而無可議者也　國初追帝高曾祖考爲德懿僖仁四祖但以爲四親廟而已初無祖功之意故郊祀配天則以　仁祖亦惟取嚴父之意耳故未嘗以　德祖擬商周之稷契而輙以配天也　太宗嗣位乃尊高皇帝爲　太祖而遂以配天　仁宗亦不得預則其意亦以四祖親盡當祧　而太祖有功不遷當如夏之以禹爲始祖漢以下以創業之君爲太祖者也在禮太祖卽始祖　高皇帝號太祖復號德祖爲始祖豈先王之禮　祖宗之義哉且古者一帝一廟廟皆南向後世同堂異室亦皆南向時享則諸帝皆南面而合尊至祫祭則惟太祖東向獨尊餘則左右分向皆卑也我　朝時享之禮則惟　德祖南面獨尊餘皆東西相向而卑已如祫之儀矣今祧懿祖則以　德祖爲始祖而百世不遷[illegible]南面之

位而常尊　太祖永居東西向之位而常卑後世臣子瞻之孰無感悵必有傳聞達禮之儒昌言正議而羣臣和之天子從之卒祧　德祖而尊　太祖然後已耳唐宋之事是明鑑也若祧　德祖則異日三祖以次祧盡而　太祖可居南面之尊以稱其名實此天下人心之同願雖傳萬世必無易也別殿密邇太廟而祫祭則　德祖猶居南面之位而　太祖諸帝皆列左右不失其尊非若唐遷獻祖於典聖廟宋遷僖祖於四祖殿而遠隔別享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也亦何言哉今之議者率謂　德祖猶宋之僖祖王安石嘗議尊僖祖爲始祖其後朱熹廟議實取之今尚敢有異議乎臣以爲不然安石謂僖祖有廟與穆契疑無以異熹亦謂莫若以僖祖爲穆契而祭於太廟之初室曰疑曰莫若則其意豈眞以僖祖可同穆契而合於禮之祖有功者哉葢其說以爲若祧僖祖不可不祔子孫之夾室又不可別立一廟故爲是不得

已之辭耳然宋則亦祧僖祖於別廟以藝祖爲太祖而後已益祖有功之禮終不可泯也況時異制殊尚當執其說之不可行於宋者而必欲行之於今乎今太廟既無夾室若執其說雖立別廟亦不可也祧主將安寘乎今既立別廟以奉祧主則所謂下祔于孫者　德祖之祧何不可之有而必強無功者以爲始祖而使有功之太　祖乃不得如夏之禹漢以下創業之君何哉孔子明言祖有功宗有德世無不宗之安石但論本統而不論功德以戾乎孔子而朱子有取之者其說雖多其要但如前之所云者耳今議者不察定禮不從孔子而猶以朱子爲辭廟祀不祖有功而以無功者强擬上不當祖宗之意下不愜臣子之願名與實乖文以情戾安可以爲典常而垂世哉陛下若姑循近制則存九廟祧　德祖亦可矣雖從今議而每歲一祫亦無不可蓋古禮四時皆祭三歲一祫今四時之外實多歲暮一祭故僉議改歲暮時

享爲祫乃禮之從宜而近厚者亦可從也若務遵古
典則當全用臣議併祧三祖但存七廟三歲而一祫
乃協四代之典足垂萬世之法也

何塘

○○○民財空虛疏

臣竊聞平天下之道在理財財用之盈虛係民生之
休戚而國家之安危治亂從之古人有言天下之財
不在官則在民去年陝西四川河南湖廣山東山西
等處凶荒王府祿米軍士月糧多有欠缺無從處補
軍民人等餓死數多無從賑濟則是在官在民之財
皆空虛不足矣夫民財不足則樂歲不免于凍餒而

凶年必至于死亡凍餒死亡之憂迫于中而剝削差科之患苦于外勢窮理極盜賊必起此蓋宗社之憂非小小利害也臣猥以迂疎備員戶部叨有理財之責竊計在官之財所以空虛不足者其弊有四宗室日繁武職日濫沉食太多冗費太廣者是也而徵納逋欠之弊則又在其外焉在民之財所以空虛不足者其弊亦有四官吏剝削差利繁重風俗奢僭生齒繁多是也除在官之財不足四弊先以具題外其在民之財不足四弊臣謹開陳以聞傳稱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蓋官吏貪賂必剝削小民小民窮困不堪小則爲盜大則作亂而國家之治敗矣　太祖高皇帝起自民間深知其弊故立國之初痛懲貪賂官吏甚者即行誅殺以快小民之心既製爲大誥省貪錄諸書以戒諭之又定爲官吏枉法贓滿貫罪絞之律以恐懼之是以當時官吏畏法小民得安晚年因見法令已行貪風已革乃于洪武

三十年定官吏受贓滿貫者爲雜犯死罪准其收贖蓋不忍以財物之故傷人性命此　聖祖寬恤之仁也柰何官吏不體　聖祖之心漸起貪賂之習積至正德年間其弊極矣官以賂陞罪以賂免輦轂之下賄賂公行郡縣之間誅求無忌小民受害殆不忍言百姓困窮盜賊蠭起國家之事幾至大敗臣不勝憂忿于正德六年奏言先欲勑諭大臣令其守廉奉法以倡百官次欲將貪贓害民官員凡犯取受入已贓滿貫以上俱籍沒貲產輕則爲民重則充軍軍職犯贓一體歸斷所冀法令嚴明則貪官知懼民困可蘇國家可保耳當時論者皆謂臣言苛刻難以施行臣竊謂責人以難能之事則才知有限不可勉强若一槩加罪誠爲苛刻至于貪與不貪則在乎肯與不肯非有甚高難能之事況彼奪民財而法乃籍沒其財情法似乎相對且未常傷其性命似未爲苛刻論者之意不過謂士君子辛苦仕途有所取受亦是常情

罪以籍沒似可矜憫臣竊聞宋范文正公當道遇不才監司一筆勾之富鄭公曰公但知一筆勾不知一家哭矣范公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富公亦當時賢者其言亦近于厚但其所見之公私大小則不逮范公遠矣況官吏貪賂與其他不才誤事者不同是安可過爲姑息而不加重治哉夫貪官之所愛者財耳若止去其官不奪其財彼猶不失其富既不知恥豈肯改行若籍沒之法行則雖不問以死罪彼慮并失其原有之財必知警懲則貪風庶乎可革矣傳稱時使薄斂以勸百姓爲天下國家經常之道蓋爲治不能不使民但使之以時而不竭其力斯可矣不能不取民但斂之以薄而不匱其財斯可矣仰惟國朝使民之法除里甲正辦外如糧長解戶馬頭船頭館夫水夫馬夫祗候弓兵皂隸門禁厨斗之數無所不役固已多矣近年以來常役之外雜派紛紛而出如砍柴擡柴脩河脩倉運料接遞站夫鋪夫閘夫淺夫

之類因事編僉蓋有不可勝數者國朝取民之法除田土稅糧外如鹽課茶課金銀課鐵課魚課稅商船鈔戶口食鹽皮角翎毛油漆竹木之類無所不取固已重矣近年以來額徵之外雜派物料又紛紛而出如供用庫物料甲丁庫顏料光祿寺厨料太常寺牲口料南京則又供用器皿物料隨時坐派蓋有不可勝數者民財之耗民生之困此亦大端也臣切以雜派夫役既不可免惟編之有數用之有時庶可少寬民利使受一分之賜宜令各州縣畧倣古笞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之意其人丁除占役優免外每人五丁編夫一名歲役不過一月每丁各該六日不行者貼工食銀壹錢二分南方以田起夫者則每田百畝作人一丁計數編夫俱准前例或本處工多夫少如其工可緩者令挨年次第舉行不可緩者令將鄰近州縣夫通融協濟大法遠者出銀近者出力或民自赴工不願出銀者聽從其便如本處鄰近通無工者

則寬以與民至于雜派物料亦宜仍照　國初舊例
係遠方州縣產者或令稅糧折納或以該徵稅課錢
鈔收買差人解送係　京師近地產者則以各處解
到稅課錢鈔收買不必坐派其不急物料量爲裁減
如此則民財少省民困可蘇而國家之治可保無窮
矣易稱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又稱履以辨上下
定民志蓋用度奢侈則民財必傷上下不辨則民志
不定此必然之理爲治者所當念也我　太祖高皇
帝開國之初凡官民房屋衣服器皿之類定有制度
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違者治罪甚至處死籍沒立
法甚嚴彼時百姓初脫亂離之苦凡百用度取給而
止奢侈甚少今承平既久風俗日侈起自貴近之臣
延及富豪之民一切皆以奢侈相尚上下之分蕩然
不知風俗既成民心迷惑至使婚姻喪葬燕會賻贈
之禮竭力營辦甚至稱貸爲之官府習于見聞通無
禁約殊不知風俗奢侈不止耗民之財且可亂民之

志益風俗既以奢僭相誇則官吏俸祿之所入小民農桑之所獲各亦不多豈能足用故官吏則務爲貪饕小民則務爲欺奪由是推之則奢侈一事實生衆弊益耗民財之根本也宜令禮部查照　祖宗舊制再行申明定爲制度通行禁止違者各治以罪違法之物追沒入官其該管官員不能理者即以不職罷黜臣又聞京師四方之極君身萬化之源故化行自上法行自近伏望　皇上敦行節儉爲天下先嚴戒內外官員節用懲禍不許過爲奢僭以壞風俗違者一體罰治如此則民財不耗民志不惑而　國家以禮教民之治庶可成矣昔孔子適衛嘗有富庶之論益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治功不成　國初亂離初定人民鮮少土地所生之物供養有餘承平既久生齒蕃多而土地所生之物無所增益則供養自然不足今惟有盡闢地利以資生養法尚可行方今地窄之處貧民無地可耕江北山東等處荒田彌望近日

臣下建言欲命官勸農開懇荒地其意亦皆在此但召集開地之人類多貧難不能自給久荒之處人稀地僻新集之民既無室廬可居又無親戚可依又無農具種子可用故往往不能安居樂業輒復轉徙雖設有勸農之官終無成效臣愚以爲設官勸農非假以事權則無以使之行其志非濟以賞罰則不能使之盡其心宜勑該部選擇通知農務之士授以按察之官賜以勑書令其查撥本處丁多田少或招集外處流徒失業或起取狹鄉無地之人凡室廬農具種子賑給俱動支官錢處置仍兼管詞訟所收紙贖聽其支用至分行催督許令設立老人管理從便賞勞三年之後地已成熟每畝科米五升以補逃移逋欠糧額官量陞轉仍留勸農六年之後農功大成超與陞授否者量行責降仍通行州縣官凡有荒地各令教民開辟三年之間地辟而糧完者考以稱職否者考以不職如此則官肯盡心民肯盡力地利盡辟非

惟生齒之蕃得有所養而公家之用亦有所資矣

曆元一事非精天文者未易言以俟知者

鄭善夫

請改曆元事宜疏 全

本年十月十五日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十月十六日凡三次月食本部劄臣前往觀象臺督同欽天監官生人等看驗其初虧復圓時刻分秒古法新法俱有得矣經該奉報外竊以經緯天地治曆明時本聖賢事業而王政之首務也且天道幽玄其數精微今欲以人合天非明理達數之原鮮克於此是故歲差之

法自晉虞喜始定於歲策五十年差天運一度何承天復定以一百年隋劉焯取二家中數復定以七十五年唐一行復定以八十三年元許衡王恂郭守敬復定以六十六年有餘凡經數十人歷驗千餘年至元授時曆以爲精密矣只今新法據許衡等六十六年有餘之數推演仍有不合天道豈易言哉且如定歲差之法積四期餘一日以一日分加于四期是故二至之時只在絲忽之間自古難准要須酌量以定者如定日之法一日百刻所以變爲九百四十分者以氣數有不盡之數難分也凡每月三十日二氣盈四百一十一分二十五杪一朔虛四百四十一分積虛盈之數以制閏是故定朔必視四百四十一分前後爲朓朒只在一分之間自古無有眞知要亦須酌量以定者如日月交食惟日食爲最難測月食分數惟以距交遠近別無四時加減葢月小日暗虛大月入暗虛而食故八方所見皆同若日爲月體所掩而

食則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行有四時之異月行有九道之異故旁觀者遠近自不得而同矣如北方食既南方才半虧南方食既北方才半虧是故食之時刻分杪須要據地定表因時求合而後准也如正德九年八月朔日食曆官所報食八分六十七杪而闊廣之地遂至食既其時刻分杪安得而同今按交食以更曆元時分刻刻分分分杪極精極細及至于半秒難分之處要亦須酌量以定者若差半秒積以歲月則躔離朓朒皆不合原筭矣是故隨時考驗以求合于天者苟非其人豈易言哉謹按漢宋以來皆設筭學與教習儒藝同科稱四門博士之官九章之法大明故定差法更曆元每得其人我　朝筭法既廢而戶部考校數歲限取數人又止于筭錢穀戶口此在九章尚未得其一也況占天之書國法所禁而官生之徒明理實少必須理明然後數精方今海內儒術之中固有天資超邁究心天

人之學者使得盡觀祕書加以歲月必能上按往古下推未來庶幾曆元可更也

彭韶字鳳儀莆田人天順元年進士官至吏部侍郎贈太子少保謚惠安公

進鹽場圖詩疏 刪

自古聖帝明王莫不以稼穡艱難爲念忠臣賢士亦莫不以敷陳農事爲先故有書豳風無逸以進者有進農桑耕織圖者有獻流民圖者要之但于深宮之中寓目動心不至視民如草芥矣然庶民之中灶戶尤苦憯乎古今未有圖詠臣近履鹽場始識其槩海鹽煎熬全資灶戶雖有等分業產蕩然糧食不充安

息無所未免預借他人所得課餘悉還債主艱苦難以言盡小屋數椽不蔽風雨粗粟糲飯不能飽餐此居食之苦也山蕩渺漫人偷物踐欲守無人不守無入此蓄薪之苦也晒淋之時舉家登塲刮泥吸海午汗如雨隆寒砭骨亦必爲之此淋滷之苦也煎煮之時燒灼薰蒸蓬頭垢面不似人形酷暑如湯亦不敢離此煎辦之苦也寒暑陰晴日有課程前者未足後者復來此徵鹽之苦也客商到塲無鹽抵價百端逼

辱舉家憂惶此陪鹽之苦也疾病死喪尤不能堪逃亡則身口飄零復業則家計蕩盡去住兩難安生無計所宜加意矜念遇事寬恤彼將感動忻慰雖困極無復恨矣

倪岳字舜咨上元人天順四年進士歷仕至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謚文毅公

祧廟疏 全

臣等議得禮必緣情而立義當據古以證今謹按成周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而文王武王爲宗不在數中故爲九廟葢以后稷爲始祖文武爲世室皆百世不遷其餘則以次而祧前乎周則商以契爲祖而湯與三宗百世不遷後乎周則宋以僖祖爲祖而太祖與太宗百世不遷彼時僖祖祧遷

議雖出于大儒而終未允當親盡當祧自是正論藏主別廟而祫則合祭何損于孝爭

雖曰迭有異議而大儒程頤朱熹皆以奉僖祖爲祖爲得禮之正而合人心之同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之者也國朝　太祖高皇帝肇建丕圖追謚四祖追至英宗　睿皇帝龍馭上賓遂備九廟在當時則德祖尊爲高祖以上蓋無可推之親在今日則　德祖尊爲始祖以下固有可祧之主洪惟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功德隆盛如周文武萬世不祧懿祖而下以次遞遷實惟古制今伏遇　憲宗純皇帝升祔之日所有懿祖皇帝神主義當舉祧仍於太廟寢殿之後畧倣古者夾室之意別建一殿九室以事奉藏況古有祫祭謂合祧廟與未祧之主於大祖之廟而祭之故謂之祫祫者合也今亦宜於歲暮享祭之日奉迎　懿祖皇帝神主仍居舊位以享祫祭之禮則每歲一祭視古三年一祫於禮有加近欽天監選到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內　憲宗純皇帝神主升祔太廟後殿未及營建欲暫請　懿祖皇帝神主

安奉於　德祖皇帝室內以俟後殿之成此明所謂
毀廟之主藏於太祖之廟於義亦安又按周禮春官
大司樂之職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謂姜源也姜
源帝嚳之妃后稷之母故特立廟以祭之至宋則元
德懿德二皇太后俱有別廟之享章憲章懿二皇太
后遂有奉慈之建每歲五享四時薦新上食並同太
廟茲者恭遇　皇太后祔葬茂陵所有神主宜於奉
先殿傍近宮室改爲別廟以禮安奉歲時祭享悉如
太廟奉先殿之儀仍乞勑奉遷宮祔葬於畢日暫奉
神主於茂陵獻殿以俟　憲宗純皇帝祔享太廟禮
畢然後啓行文武百官各具素服出城奉迎自大明
門進入就赴別廟安奉如儀以是參稽乎情文庶幾
咸合乎典禮

劉大夏守時雍華容人天順九年廷吉士官至光祿大夫太子太保謚忠宣公

議行武舉疏全

武舉之設將以延攬英雄廣儲將帥招徠韜晦之士收拾跅弛之才蓋以古今治天下之具惟文武之道天之生才以供世用惟文武二藝凡國家求相於文求將於武亦惟文武二科我朝設文舉足以備一代之彝典而其網羅之周自閥閱以及草澤不以遠而遺賤而棄故得人以備任使其用武臣也甄別軍功

末世右文左武將帥不得真才以至邊事廢弛武舉之制壞也此疏深爲有見但武

舉行矣而貢才尚未出者何故請當事者再籌之

之大小以爲陞擢之階級內或陟督府之崇班外或膺邊方之重寄或處於方面之長貳或列於伍行之帥師世享簪纓家足儲廩獎勵武臣作興士氣意甚善矣但求止於武弁一途凡授鉞推轂非出於貴寵之子弟即拔自行伍之粗材近歲有保舉將才之例又但據其見有官職之人其間往往狥名而不責實挽强引重者目爲勇敢談說縱橫者目爲謀畧及委以重兵臨以大敵僨事者多而成功者少蓋由求將

興才不可以常法拘又不可不知

從來英雄如是

之意雖勞而選將之路太狹也宋臣范仲淹有言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今日之弊殆亦坐此且天之賦人以才絀於文者或優於武亦不以遠而嗇不以賤而限如穰苴生於寒微吳起困於羈旅樂毅出於疎賤黥布雜於輿臺衛青辱於人奴去病育於假子若當時非有知識之人爲之汲引豈能自致通顯建功于世而垂稱於後耶今四海之大生聚之繁寧無若斯者在於側陋之間夫武以用將

唐宋得人獨盛以不拘常格用之而今將制之士動輒掣肘安能立功不朽愚謂求之重用之亦不宜輕方可責以成功耳

爲先亦猶文以求相爲先孫武曰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司馬曰將不能設無以應卒昔唐知求將之爲重視進士科而增置武舉遂得郭子儀卒成再造之功宋知求將之爲重視制科而詳定武舉遂得于志寧令狐挺卒能料元昊之背叛破智高之猖獗益異人傑士感奮而興隱氣挾術以赴功名之會此前代故事有足徵也宋臣蘇洵言於仁宗曰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士人之中豈無一二此名儒格言爲足徵也茲者適當武舉再開之時臣等見得法制未備禮義未隆上未足以協勞求之心下不足以副登進之望宋臣輔弼請置武舉嘗曰法度齷齪未能致特起之士臣等竊與之異世而同懷也蓋事既當重則品式宜加詳備恩禮宜從優厚今欲依倣唐宋故事參酌會殿二試事例少加損益每遇文舉鄉試之年亦將武舉預期行移兩京各省令其轉行曉諭如有究極韜畧精通

武藝者或隱於山林或育於學校或羈於戎卒或係於仕籍許赴所在官司投報試果可取者禮送兵部會萃數目請於次年四月開科初較騎射必發九矢中三矢以上爲合式二較其步射必發九矢中一矢以上者爲合式三試策二道論一道優者列職論官以示崇異其非全材黜之以俟後舉此制一定庶法式昭宣足以備彛憲禮遇崇重足以激人心凡海內智勇之士莫不仗劍而起各售其術期以效用於世是驅天下之英雄而入於吾之彀中　陛下屈羣策而用之何慄之不可敵何侮之不可禦雖鞭笞四夷伸威萬里將無不如吾意者又何假拊髀而嘆息借才於異代也哉